

世界文學名著

小 芳 黛

喬 治 桑 著
王 了 一 譯

LA PETITE
FADETTE

By
GEORGE SAND

Translated by
WANG LIAO I

世界文學名著

小 芳 黛

喬治桑小傳與本書略評

喬治桑 (George Sand) 原名杜朋 (Armandine Lucile Aurore Dupin) 一八〇四年生於巴黎，一八七六年歿於諾昂 (Nohant)。她是一個浪漫主義的女作家，與羅俄大仲馬、巴爾扎克諸人齊名。她早年無父母，爲祖母所養育，過的是田家的生活。一八三二年，她嫁給杜特汪男爵 (le baron Dudevant)，生了兩個兒子。她原是多情多恨的人，因她的丈夫爲軍官，便於一八三〇年離婚，與兒子們同住巴黎。她爲人很浪漫，先後所交的情郎不少，當代名士如桑圖 (deau) 繆塞 (Musset)、叔鵬 (Chopin) 諸人都同她戀愛過。然而她的文名並不因此稍衰。她終身不離文筆，著情成小說，社會小說，田園小說，傳奇小說共六十卷。其中最著名的情感小說是

安第亞那 (Indiana, 1881) 華蘭亭 (Valentine, 1832) 列里亞 (Lélie, 1883) 傑克 (Jacques, 1834) 莫伯拉 (Maupret, 1837) 社會小說是麗兒琴的七絃 (Les 7 cordes de la Lyre, 1840) 孔胥克羅 (Conucolo, 1842) 田園小說是愛痕 (Jeanne, 1844) 魔池 (la mare au Diable, 1846) 小芳黛 (la Petite Fadette, 1848) 傳奇小說是一個少女的懺悔 (la Confession d'une jeune Fille, 1865) 等。

她做文章下筆不能自休。她的情趣滾滾不盡之點有動人的魔力。因此之故，有時候不免冗長的毛病。她的小說寫得最簡潔明暢的乃是田園小說一類。她愛那恬靜的鄉間的太陽與明月，花木與田野，禽鳥與家畜。她自己也努力要分享這種恬靜的幸福。田園小說之中又以小芳黛為最著，批評家都以為這是她的最優美的作品。她童年的可愛的回憶，寫在這裏的不少事情並不奇特，却把讀者深深地引入家庭故事與農家日常生活的中心去。小芳黛之外要算魔池是最好的了。

小芳黛可以算是一部乾淨的小說。與譯者前次所譯左拉的娜娜恰恰相反。於此可以看出

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分野。我們當然贊成自然主義，然而浪漫主義在歷史上佔重要的位置，也不得不爲國人介紹。譯者不該以個人的好惡爲選擇的標準。

二十年四月八日，譯者，

小芳黛

一

歌斯村的巴爾波伯伯的事業並不壞，只看他能做自治區的議員便可證明了。他有兩塊田地可以贍養他全家的人們，還有其他的利益。他在草場上刈得滿滿的好幾車的乾草；除了那附近小河的一個草場稍為蒲草所侵之外，其他的都是本地的人們所公認的上好的草場。

巴爾波伯伯的屋子建築得很好，是用瓦蓋的，位置在空氣很好的山坡上；屋後有一個出產很多的園子，與六畝的葡萄田。再者，他的麥倉後又有一個很好的果子園，園裏的梨子、李子、櫻桃、種種果子都非常之多。尤其是園邊的核桃樹，乃是附近二十里內最老最大的幾株。

巴爾波伯伯是一個很努力的人，不兇惡，對家裏的人固然很好，對鄰里的人也沒有不公道。

的地方。

他已經有了三個孩子；然而巴爾波媽媽大約以爲他們的財產還够贍養五個孩子，而且以爲自己的年紀不小了，應該趕快生育纔是，於是她打定了主意，便在一胎裏替他生了兩個很好的兒子。這兩個孩子太相像了，以至於人家分辨不出來；他們同在一塊兒的時候，人家一見便曉得他們是一對雙生的弟兄。

他們出世的時候，那收生婆子沙歌特媽媽把他們抱在圍裙裏，竟記得用針把初生的孩兒的臂上畫了一個十字。因爲依她說：如果只把一條彩帶或一隻頸圈做記號還是容易混亂了的。豈不令他失了做哥哥的權利嗎？她又說：將來這孩子大些的時候，應該給他做一個不可磨滅的記號；後來人家也遵了她的話。那初生的名叫西爾環，因爲他的大哥名叫西爾環而又做他的代父的緣故；但是不久以後人家只把他叫做西爾維納，好教他們弟兄有了分別。那後生的名叫郎德烈，因爲他的叔父名叫郎德烈而又做他的代父的緣故；但是他的叔父自小就被人家叫做郎德里歌，所以人家只好保留着他的洗禮的名字，叫他做郎德烈了。

巴爾波伯伯從市場回來，看見搖籃上有兩個小人頭，便有幾分詫異。

「哈哈！」他說：「這搖籃太小了。明天早上我要把牠改大了纔行。」

原來他雖則不會學做木匠，却會做一些木工，所以他的家具有一半是他做的。此刻他不說異別的事情了，便來調護他的妻子。巴爾波媽媽喝了一大杯的酒，身子比前更強壯呢。他向她說：「我的妻子，你的工作很好，可以增加我的勇氣。你看，我們並不怎樣需要孩子，現在又多了兩個，又要給他們吃飯了；這麼一來，我一輩子只是養牛耕田，沒有休息的時候了。你放心；我要努力工作去；但是下次請你不要在一胎裏生出三個來，那就太多了。」

於是巴爾波媽媽哭起來，累得巴爾波伯伯的心裏很不好過。他說：

「好了罷，好了罷，不要哭了罷。我的賢妻。我說這話，並不是責備你，倒是感謝你。這兩個孩兒長得五官端正，他們的身上並沒有什麼缺點，我是很滿意的。」

「唉！天啊！」她說：「我很曉得你不責備我；但是我很操心，因為人家說養雙生孩子是最幸福的事，同時也是最艱難的事。他們是互相損害的；往往是其中有一個死了，然後另一個纔能生

存。」

「呢」他說：「這是真的話？我呢，我是第一次看見了一對雙生子。這種情形不是常有的。但是，沙歇特媽媽還在這裏，她對於這事很有見識，我們就請她指教罷。」

他們把沙歇特媽媽叫了來，她便回答道：

「請你們相信我的話罷：這兩個雙生子一定養得長大的，而且並不比別的孩子們多病。我做了五十年的收生婆子了，鎮裏的孩兒們生死都經過我的眼裏。所以我看見的雙生子也不止一次了。先說，他們儘管生得相像，於他們的身體並沒有妨礙。世上有些雙生子很不相像，與你我的面貌一般地相差很遠。然而他們當中往往有一個強壯，有一個瘦弱；因此有一個生，有一個就死了；但是，請看你們這兩個，他們都長得美，身體也一樣的好，竟像同是一個人似的。所以他們在母親的懷裏決不會互相妨害；他們二人都來得好，不會累母親痛苦，他們自己也不會痛苦。他們這樣好看，我包管他們生活得長久。巴爾波媽媽，請您安心罷，將來您看見他們長大了，您也就快樂了。如果他們這樣繼續下去，我想只有你們夫妻二人與一些天天見面的人們纔能分別

得出他們；因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如此相像的雙生子。這教人說是兩隻小鸚鵡從蛋殼裏出來；牠們的身上處處相同，只有那母鸚鵡纔能分別哩。」

「這纔好呀！」巴爾波伯搔着頭說；「但是我聽見人家說過：容貌相同的雙生子一定互相親愛到了十分，他們分別了便活不成；至少其中有一個憔悴不堪，因此就死了的。」

「這是很真的真理，」沙歇特媽媽說；「但是請你們聽一個最有經驗的婦人告訴你們罷。我說了的話，你們不要忘了；因為到了你們的孩子們能離開你們的時候，也許我已經不在世上，不能勸告你們了。將來這兩個雙生子能互相認識的時候，你們要當心，不要讓他們常常在一塊兒。你們帶一個去工作，便留另一個守屋子；一個去釣魚的時候，你們就叫另一個去打獵；一個去牧羊的時候，你們就叫另一個去牧牛；一個喝酒的時候，你們就給另一個喝水。然後又叫他們替換做一番。切莫同時責罵他們或懲戒他們。切莫給他們穿同樣的衣服。一個有了一頂圓帽子的時候，你們便給另一個一頂烏打帽子；尤其是他們的工衣不要同是一樣的藍色。總而言之，你們該努力設法避免他們互相混亂，不教他們養成了不能相離的習慣。我說了這一番話，生怕你們

當做耳邊風；但是，如果你們不遵照我的話做去，將來必有十分懊悔的一天。」

沙歇特媽媽說得這樣有理，他們都相信了。他們應承照她的話做去，而且給了她許多贈品。然後送她走了。因為她叮囑不許這一雙孩子同吃一個人的奶，所以他們便從事於尋找一個奶媽。

但是他們在本地方找不出一個奶媽來。巴爾波媽媽從前有了兒女都是自己喂奶的，而且她料不到這一次會同時生了兩個孩子，所以她並沒有預先準備。現在巴爾波伯伯須到附近的地方找奶媽去；在未找得以前，巴爾波媽媽不能讓孩兒們捱餓，只好暫時把奶給這雙生子吃。

我們鄉裏的人的交易不是容易決定的，無論怎樣有錢的人，也要講一講價。人家曉得巴爾波伯伯是有錢的，而且巴爾波媽媽的年紀不輕了，不見得能喂養兩個孩子而不感覺疲勞。所以巴爾波伯伯所訪問的奶媽，沒有一個不要他給每月十八釐佛的報酬的，這竟像向一個世宦人家討價了。

巴爾波覺得這價錢太貴，他只肯給十二至十五釐佛。他到處奔走議價，始終沒有結果。其實

這事也不必急急，這兩孩子還很小，不至於使母親疲勞，而且他們的身子很好，很安靜，並不爭奶，所以家中只像有一個孩兒一般。一個睡着了的時候，另一個也睡着了。巴爾波伯伯已經把那搖籃改大了，當他們二人同時啼哭的時候，人家把他們同時搖擺，他們也就同時安靜了。

後來巴爾波終於找到了一個每月十五釐佛的奶媽，只差一百個蘇的小販還在爭持，於是他的妻子對他說：

「喂！老板，我想我們何苦每年花費一百八十或二百釐佛呢？難道我們是先生太太不成？難道我太老了，喂養不得我的孩兒們不成？我的奶很多，兩個孩兒還吃不了呢。他們出世已經一個月了，您看他們不是長得胖胖的嗎？您想要雇請麥洛德嫂嫂喂養我們兩個孩兒中的一個，其實她比不上我一半強健；她的奶已經是十八個月的奶了，不該叫她喂養只出世一個月的孩兒。沙歐利媽媽叮囑不許他們同吃一個人的奶，要提防他們將來太相親愛，她的話是不錯的；但是她不是又說雙生的孩兒到底比不上普通的孩兒強壯，叫我們把他們一樣地好好調護嗎？我寧願他們太相親愛，不願犧牲了兩個中的一個。再說一層，我們把哪一個交給奶媽呢？我老實對您說，

無論與哪一個分離，我也是一樣地傷心的。我可以說我已經非常地愛過我的一切的孩兒們，但是我不知道怎樣的，我竟覺得這兩個是我的手裏抱過的孩子當中最可疼的兩個。我對於他們不曉得是什麼心理，我常常怕喪失了他們。我的丈夫，我請您不必再打主意找那奶媽了；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我們都遵照沙歇特媽媽的話做去就是了。吃奶的孩兒，怎麼會曉得太相親愛呢？到了他們有了知識的時候，人家已經斷他們的奶了。」

巴爾波伯注視他的妻子，果然見她很鮮豔，很強壯，是人間少有的體質。於是牠回答道：「我的妻，你說的話不錯；但是，假使這兩個孩兒漸漸肥壯，你却漸漸衰弱，怎麼好呢？」

「你不要怕。」巴爾波媽媽說：「我像十五歲的時候一般地有食量。再說一層，如果我覺得身體衰弱了，我決不瞞您；到了那時候您纔把這兩個可憐的孩兒當中的一個趕出屋子外面去，還不算遲啊！」

巴爾波伯贊成她的意見，因為他也很願意省了些無益的費用。巴爾波媽媽喂養她的孩兒們，也不嗟怨，也不害病；她的體質這樣好，竟於這兩個孩子斷了奶的第二年又生了一個女兒。

這女兒名叫娜納德，也是由她自己喂養。但是這一次未免太過了，假使她的長女不常常來替她喂奶，恐怕她會覺得辛苦了。

這般地過去，不久之後，全家都長大了，都在太陽底下走動了。小叔叔，小姑姑，小姪兒，小姪女，和氣一團，分不出誰比誰規矩，也分不出誰比誰囉唆。

二

這一對孿生兒生長發育，並不比別的孩子多病；而且他們的氣質太溫和了，竟不像別的孩子有牙痛及其他的痛苦。

他們是金髮的，一輩子也是金髮。他們的面色很好，一雙大眼睛是藍色的，脣是圓的，身是直的，他們的身體比那些同年的孩子們更高，他們的胆量也更大。附近的人們經過歌斯村的時候，一個個都注視他們，欣賞他們的特色，每一個人走開了的時候都說：「這到底是一對標緻的小

孩。」

因此之故，這一對學生兒給人們審視慣了，詢問慣了，所以見人的時候並不害羞，也不糊塗。他們遇見誰都很不拘束；他們不像我們鄉裏的孩子們遇見一個面生的人就躲進了叢樹後面，他們遇見誰都與他親近，但是他們規規矩矩的，有問必答，也不低頭，也不待人家再問。起初的時候人們看不出分別的地方，以爲這是一個雞蛋，那也是一個雞蛋，但是當人們仔細看他們一刻鐘之後，便覺得郎得烈高了一點兒，大了一點兒，而且他的頭髮厚些，鼻子高些，眼睛銳些。他的額也闊些，面上更顯得有決斷的樣子。他的哥哥的右腮上有一個痣，他的痣却在左腮上，而且更顯現些。因此之故，本地的人很能辨別他們，不過總要細看一會兒，而且入夜的時候，或有了若干距離的時候，人們幾乎一個個都弄不清楚，一則因爲他們的聲音完全相同，二則因爲他們分明曉得人家容易混淆，便索性胡亂答應姓名，不耐煩說破人家的誤會。巴爾波伯自己有時候弄不清楚。沙歇特媽媽的話不錯，只有他們的母親永遠不會迷誤，那怕是夜深的時候或很遠的距離，只要她能看見他們的面或聽見他們的聲，沒有一次不能辨別清楚的。

其實他們兩人的價值也是相等的。郎德烈固然比他的哥哥樂觀些，勇敢些，但是西爾維納爲人很和藹，很聰明，所以人家對他的愛情也並不比對他的弟弟的愛情減少。在三個月以內，人家總想阻止他們兄弟太親熱了。鄉裏的三個月，算是很長的時間，儘可以觀察某一件事是否能與習慣相抗。後來一則因爲事情沒有多大的效果，二則因爲牧師先生說沙歇特媽媽是一個愛說廢話的人，而且說上帝在自然的法則中創造的東西並不是人力所能改造的。因此之故，巴爾波夫婦漸漸地忘了他們應承沙歇特媽媽的話了。人家第一次解脫了他們的兒衣，改穿褲子，送他們赴彌撒會的時候，他們的衣服是同樣的布做成的，因爲這是母親的一條裙子改做的兩套衣服，而且本地方的裁縫又只曉得一種做法，所以他們的衣服的形式也是一樣的了。

他們上了年齡的時候，人家注意到他們對於顏色有同一的嗜好。到了新年的時候，他們的姑姑預備贈他們一種東西；恰好有一個負販商人驅着一匹馬，馬背上堆着許多雜貨沿門叫賣，她就叫他們每人挑揀一條頸帶，他們都挑了深紫色的。那姑姑問他們是否要永遠穿着二人相同的服裝。然而這一對孿生兒不曉得這許多道理；西爾維納回說他覺得那商人的雜貨箱裏只

有這一種領帶的顏色與花紋是最美麗的，郎德烈也跟着回說其他的許多領帶都是不好看的。那雜貨商人在旁聽了，笑着問道：

「我的馬的顏色呢？你們覺得怎麼樣？」

「醜極了；牠真像一隻老喜鵲，」郎德烈說。

「醜得很；這竟是不會給人家好好地拔毛的喜鵲，」西爾維納說。

「您看，」那商人明確地向他們的姑姑說，「這兩個孩子的眼光是一樣的。如果其中的一個看見紅色是黃的，另一個就看見黃色是紅的。我們不應該違他們的意見，因為人家說辨生兒像一種圖案複印的兩個模型，如果我們禁止他們這樣，他們會變為糊塗的人，不曉得自己是說的是什麼話了。」

那雜貨商人說這話，因為他的深紫的領帶的顏色很壞，他還希望下次每賣一次就賣兩條。從此之後，一切的事情都是如此的。這一對辨生兒的服裝太相同了，所以人家越發容易弄不清楚。不知是他們淘氣呢，或是那牧師所謂不可改造的自然法則，他們當中有一個踏破了